

德国“中国节” 民众支持法轮功反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七日，德国杜塞尔多夫市中心老城隆重举行“中国节”，吸引了犹如潮水般的德国民众前来观看，也包括很多旅德中国人。为了让更多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们来到首府杜塞参加了节日活动。

在法轮功真相台旁，法轮功学员们展示功法，优美的音乐、祥和的功法，使很多人驻足观看并询问在哪里可以学功。当他们得到相关信息，得知学功是免费的，而且所有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从网上免费下载，很是欣喜。也有中国人前来询问哪里可以买到《转法轮》书，并要求学功。

一对衣着考究的中年夫妇看过有关活摘器官的真相传单，停下来和学员交谈。他们说，“这个（中共）政权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你们是做很



明白真相的人们纷纷签名支持反迫害

正义的事，希望（中国的）这种情形能够得到改变，或许十五年、十年、五年，尽快吧。”夫妇俩主动签名表示他们对法轮功反迫害的支持。

“中国节”上对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反迫害活动签名表示支持的人非常多，好些人不得不等一阵儿才能轮上签名的机会。◇



传真相大游行在台南举行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七日周末，在台湾台南市，五百多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安南区的“天马台”，举行传递真相游行活动。主办代表杨先生说出了这次游行的目的：“大家共同的愿望是要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台南的民众。”

游行队伍以引人注目的天国乐团开路，随后是旗帜队、炼功队、腰鼓队和大型标语及广播车等；队伍两旁，学员们把真相资料、精美的小莲花和书签发放给沿路的群众。◇

【明慧网】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行使宪法赋予的上访权利，集体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要求释放此前在天津被当地警察无理抓捕的四十多名法轮功学员，并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

中共江泽民集团为迫害法轮功，把这次集体上访诬陷为“闹事”、“围攻中南海”，这完全是栽赃陷害。法轮功学员的上访极其和平理性，既没有大声喧哗，更没有阻塞交通。对中南海，他们既没有“围困”，更没有“攻击”，他们只是依法集体到信访办公室上访，而该办公室在中南海附近。

中共把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污蔑为“闹事”是倒打一耙、颠倒黑白，闹事的恰恰是中共。是因为中共闹事在先，才有法轮功学员依法上访在后。

中共闹事在一九九六年就已经开始。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七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诋毁法轮功。该报不是一个正常的民间媒体，而是中共喉舌。中共的历次整人斗人运动都是从喉舌媒体的批斗抹黑开始。法轮功学员都是和平善良的民众，他们与世无争，按照“真善忍”

“四二五”上访是因为中共闹事



做好人，中共喉舌媒体发表批斗文章，不是无理取闹吗？

同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属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禁止出版发行《转法轮》、《中国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转法轮》等书籍都是教人向善的，很多人通过修炼法轮功，阅读《转法轮》等书籍，提升了自己的道德，诸恶莫做，诸善奉行。中共允

许诲淫诲盗、厚黑权谋的书籍在社会上大行其道，却下令禁止教人向善的《转法轮》出版，这还不是闹事吗？

一九九七年初中共公安部以先定罪、后调查的方式，在全国搜罗罪证欲构陷法轮功。全国各地公安局调查后均上报反映“尚未发现问题”，调查就此停止。法轮功修炼来去自由，没有组织，不介入政治，炼功点不存钱、不存物，法轮功学员都在做好人，可是中共公安部中的一些权欲熏心的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给法轮功扣上了“×教”的大帽子，并让各地公安人员罗织罪证，试图弄出个大案，杀良冒功，捞取政治资本，这是中共政治打手在闹事。（接下页）

泪水，为生命 被救出苦海而流淌



【明慧网】我今年五十多岁，是二零零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新学员。修炼前的几十年间，吃了很多苦。我从小争强好胜，爱面子，心眼小，事事都放在心上，好钻牛角尖。如此的性格，加上现实与理想的强大反差，给自己酿造了饮不尽的苦酒。

生活的不如意，加上自己心胸狭窄，我整天吃不好、睡不好，搞得全身都是病。严重失眠症、顽固性血管紧张、头疼、精神分裂症，狂躁时打架、骂人、摔东西，风湿病四个加号，全身关节疼痛，如刀割、针刺一样，关节僵硬得不行，特别是早起，两只手象吹了气一样，胀胀得不能握拳，腰椎间盘突出，疼得不行，翻身都要别人帮助，真是生不如死。我曾上过吊，想了却残生，结果未遂；想过出家，因舍不下亲生儿子未能如愿，活得很苦很累。

单位里有几位修炼法轮大法的同事，我知道他们都是好人，待人和善、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更不会生气，自修炼后家庭都和睦了。我只是羡慕他们超凡的境界和与世无争的心态，却从没想过修炼，因为我受无神论和媒体造

谣诽谤的宣传毒害太深了，不敢想涉足法轮功。

二零零七年正月初五，我因琐事与家人发生争吵，气得不行，为解脱自己，找到了本科室的大法弟子，说：“你们修炼人为啥不会生气呀？我也要学法轮功。”她笑着说：“好哇！你先听MP3吧。”回家后我迫不及待地打开MP3，先听到的是“普度”和“济世”，我惊讶了：世间还有如此悲壮、动听的音乐？我被震撼了，泪水止不住地流，听了一天的音乐，我哭了一天。接下来我聆听李洪志老师

的讲法录音，几天下来全明白了：我如此不幸，都是自己生生世世中的业力造成的，不偿还能行吗？有什么想不开的哪？怨恨谁呀？我学会了五套功法，从此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我如饥似渴地拜读李老师在各地的讲法，明白了做人的真正目的，开始按真、善、忍做人，遇事向内找自己的原因，用法法的法理要求自己做一个正直、善良、宽容、忍耐、道德高尚的好人。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开始善意地理解周围的人和事，大法的神奇在我的身上迅速展现。学了法轮大法一个月，所有病症全部消失，身体健康了，内心也变得平静、祥和，我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和“心底无私天地宽”的美妙境界，整天沉浸在修炼后的快乐中，脸上挂满了笑容，家庭和睦了，丈夫和他前妻的女儿对她爸说：“我妈真的变了，开朗了……。”现在我们娘俩就象亲生母女，了解我的人都说我象变了一个人一样。

是啊，是法轮大法使我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使我结束了苦海人生。我流着泪感谢无私帮助我的同修，更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接上页）一九九八年五月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栏目利用该台记者在北京玉渊潭法轮功炼功点采访炼功学员时的镜头，播放何祚庥对法轮功的诽谤。何祚庥是中共政法委头目罗干的连襟，名为院士却没有学术上的建树，此人居然能把量子力学和所谓的“三个代表”扯上关系，真是一个让科学蒙羞的科痞。何祚庥对法轮功的攻击，所用的例子和法轮功没有关系，是指鹿为马，栽赃陷害，这是中共文字打手在闹事。

该节目播出后，北京及河北数百名法轮功学员以写信或直接到访电视台的方式，讲述亲身经历，指出节目内容与事实不符、误导观众。九八年六月二日，北京电视台在了解情况后，承认上次关于法轮功的节目失误，播放了一个表现法轮功学员清晨在公园里祥和的炼功场面及其他人士一同晨练的正面节目。

何祚庥不甘心，继续寻衅滋事，又于九九年四月十一日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文，再次引述九八年在北京电视台用过的已被证明不实的例子诽谤法轮功。天津的一些法轮功学员认为有必要向有关方面澄清事实真相，于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它相关机构反映实情。在此过程中，法轮功学员非常平静、祥和，向杂志编辑和秘书讲述了他们通过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的事实。然而四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天津市公安局突然动用防暴警察殴打法轮功

学员，导致有的法轮功学员流血受伤，四十五人被抓捕。中共警察无理抓捕前来讲明事实的法轮功学员，这才是闹事。

当法轮功学员请求放人时，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不会得到释放。天津公安向法轮功学员建议：“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天津市府的反常态度和警察的毫无顾忌，使人明显感到一股来自中共高层的压力。这是中共内部一些以整人为业的小人在闹事。

四月二十五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来到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上访权利。当时的总理下令天津警察放人，重申了不会干涉群众炼功的政策。当晚十点，学员们静静离去。整个上访过程秩序井然，离开后地上无一片纸屑，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上访学员清扫干净。

由上可见，四二五上访之所以发生，完全是中共恶人在不断地闹事，而法轮功学员只是本着善意和平地去讲理，以合法的方式制止从一九九六年就开始的中共的闹事。即使没有四二五，中共这样一个与民为敌的邪党和江泽民这样一个嫉妒成性的独裁小丑还是会寻衅闹事，发动迫害。因为中共的本性就是“假、恶、斗”，它的历史就是一部内斗外整的历史。从它的出生到今天，中共的整人和闹事从未停歇。（文／楚行）◇

应城市大法弟子万超被迫害的事实

万超，男，今年 41 岁，应城市郎君镇人，原郎君镇初级中学教师。因修炼法轮大法多次遭受迫害，被开除公职。

1999 年 7 月 20 日深夜，郎君派出所闯入其家中抄查、没收了所有大法书籍，随后劫持万超到派出所审讯，至后半夜才将万超放回。

2000 年 9 月，万超被郎君镇教育组“贬”至郎君镇乡村小学“鲁大小学”任教。虽然如此，万超仍毫无怨言，按大法“真善忍”要求自己，对教学一如既往的认真、负责，和新同事真诚相待。一位同事让他帮取钱，将密码也告诉了他。万超问：“你为什么这样信任我呢？”同事说：“你不贪、不占、乐于助人，我放心！”

2001 年 3 月 15 日，学校伙同郎君镇派出所，将万超非法绑架到应城市第一技校内的洗脑班。一个月未达目的，他们又将万超绑架至应城市第一看守所非法迫害近两个月，应城市国保大队长聂么山、杨姓的警察还使用铁钉钉万超指甲缝等酷刑，并向其家人讹要 500 元钱才放他回家。郎君镇教育组也非法扣除了万超 360 元的工资。

2003 年 4 月 2 日，应城市国保大队的队长何建设、公安局副局长程俊杰、郎君镇派出所指导员刘铭芳等，以找万超谈话为由，将他从课堂上骗至郎君镇派出所，对他非法审讯，又将他绑架到应城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半月，后企图将他送往襄北和沙洋劳教所劳教，但因万超身体检查不合格，这两处均拒收，直到 2003 年 4 月 28 日万超才被释放。

万超上班后，郎君教育组主任夏召群及鲁大小学校长周华多次逼万超写“不发传单、不上北京”等保证书，并以不写就扣工资和送洗脑班相要挟。万超拒绝写保证书，5 月份他的工资被扣除 70 元。

2003 年 6 月 27 日中午 12 时，鲁大小学校长周华、郎君镇派出所指挥员刘铭芳、副所长曹国超以“郎君政法委找你去谈谈”为由，欲将万超



酷刑演示：用钳子夹手指

绑架。万超被他们逼入家旁的水塘中，刘铭芳也跟着跳到水塘里，他抓住万超，把万超的头往水里按。万超妻子的叔叔和姑父把他们二人拉上岸后，刘铭芳死死抓住万超的皮带不放。围观的两名妇女上前掰开刘铭芳的手，万超趁机走脱，从此流离失所。

刘铭芳又伙同东马坊派出所的警察将万超的姑父非法抓走做为人质，威逼其家人交出万超。万超的姑父被关押在应城市第二看守所达半个月之久，看守所向其家人索要了 350 元钱方才放他回家。郎君派出所和“610”为了向上面交差，就把郎君中学教师徐轩志（大法弟子）绑架到湖北省洗脑班。郎君镇教育组从此停发了万超所有的工资。

2004 年 7 月 8 日，流离失所的万超被孝感市国保侦察支队绑架，关押到孝感市第一看守所。警察在非法审讯时对万超不仅污言恶语，还拳打脚踢。万超绝食抗议对他的迫害，警察们就强行灌食，灌食时由几个人按着万超的头、压住他的身体和四肢，将 70 公分长的塑料管从鼻孔插入胃里，有时插不进去就又拉出来，如此反复，至使万超鼻腔出血、心慌、恶心。又因多次野蛮灌食，万超的内脏也严重受损，被迫送到孝感市人民医院，经诊断为化脓性肺炎、右上及左下型肺结核、营养不良等症状。

2004 年 11 月，警察和看守所怕出事，怕承担担责任，在家属多次要人的情况下才将万超放回。郎

君镇派出所和教育组同时对万超进行监视。

当万超被郎君镇派出所和教育组送回家时，万超已是骨瘦如柴，面色憔悴，满脸胡子，就象 70 多岁的老头，他的岳母和孩子一时竟也认不出来。围观的人们都说：“怎么好端端的一个人被折磨成这样了，这是万老师吗？象是从棺材里拉出来的，真吓人！”

三个月后，即 2005 年 2 月，万超的身体逐渐恢复了，教育组才将他调到了乡村小学“邱徐小学”上课。

2005 年 2 月 25 日下午，万超上课不到一周时间，邱徐小学徐校长将一张拘捕证送到万超家中。万超的妻子质问校长：“万超不是在学校上课吗？什么人凭什么要抓他？在工作时间他的人身安全应由你们学校应该负责的！”徐校长无可奈何地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时来了两辆警车 7、8 个警察，有国保大队侦察支队科长陈建平、操俊文、徐涛、应城市国保大队的队长何建设、郎君镇派出所指导员王江涛、徐汉鹏等，将万超带到我的办公室谈了几分钟的话，说是上次的案子还没了结，就将这张拘捕证交给我，把万超押进车里就走了。”

他们把万超绑架到孝感市第一看守所关押。探望了一二次后就再也不让家人探望，是死是活没有音信。

直到 2005 年 6 月 2 日家人才得知他已经绝食了 6 天，生命垂危。在海内外大法弟子的共同努力下，万超于 6 月 10 日回到家中。

2005 年 6 月 22 日下午一点多钟，孝感市公安局、法院、应城市 610、应城市公安局、郎君镇派出所、东马坊 610、东马坊派出所一行共 30 多人，非法闯入万超家企图再次绑架万超，在当地大法弟子、万超的家人及其亲朋好友的共同帮助下，万超在邪恶的包围中走脱，再次流离失所。

应城市教育局开除了万超的公职。万超后回来并到教育局多次申诉无果。目前万超仍无工作，一家人生活十分艰难。



参照标准

中午休息，我和同事聊天。她看着我，突然说，“你真是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女人保养到你这种程度，真是很成功。”我笑了，说：“你要镇静啊，我告诉你原因。”她好奇地看着我。我说：“因为我炼法轮功。”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说：“你先让我镇静一下。”那年是 2002 年。

后来她告诉我，她所知道的法轮功都是从中共的新闻里听来的。特别是 2001 年中共喉舌央视的“焦点访谈”节目关于自焚事件的报导，加深了她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

记得网上有个故事，关于参照标准。说有个人去买碗，他用一只质地很差的碗轻撞其它碗，发出的都是浑浊之音，而他换了一只品质上好的碗去轻碰每一只碗，声音变得清脆起来。参照标准变了，一切都变了。的确，人们都习惯于用自己的“参照标准”去衡量事物，却很少想一想自己的标准本身到底对不对。而且有时

近日看到一条新闻与跨步电压触电有关，当时在场五人死了两个，全身焦黑，非常可怕。

什么是跨步电压触电，如此骇人？经上网查询得知：如果人或动物站在距离电线落地点 8~10 米以内，就可能发生触电事故，这种触电叫做跨步电压触电。人受到跨步电压时，电流虽然是沿着人的下身，从脚经腿、胯部又到脚与大地形成通路，没有经过人体的重要器官，好像比较安全。但实际并非如此！因为人受到较高的跨步电压作用时，双脚会抽筋，使身体倒在地上。这不仅使作用于身体上的电流增加，而且使电流经过人体的路径改变，完全可能流经人体重要器官。经验证明，人倒地后电流在体内持续作用 2 秒钟，这种触电就会致命。怎么脱离危险呢？就是当发觉跨步电压威胁时，应赶快把双脚并在一起，或尽快用一条腿或双腿跳出危险区。

我们很幸运借助这条新闻了解了跨步电压触电的保命知识，但是下面这条新闻的主人公当时并不知道



图：“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拍摄的煽动仇恨的假戏。

通过镜头放慢可以看到，自焚者刘春玲是被现场的警察用重物击打致死。自焚者王进东两腿间盛着汽油的雪碧瓶在火焰中完好无损。头发最容易被火燎，但是画面中王进东的头发完好。烈焰焚身应本能地奔跑以缓释巨热和剧痛，王进东

候，我们衡量世界的“参照标准”，也就是世界观，并不是我们自发形成的，而是被其他人有意灌输的。那么重新衡量一下这套“参照标准”，就变得尤为重要。

中共控制了千百家电台、电视

却仍坐地轻松自如。王进东背后的警察拿着灭火毯，等王进东喊完口号后才把灭火毯盖在他头上。

造假之处还有：警察本来是不背着灭火器巡逻的，所谓“自焚”的当天，天安门广场却突然事先存放了很多的灭火器材。警察几分钟内从两辆警车里拿出 20 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应付所谓的“自焚”“突发事件”。喉舌媒体的记者更是早就知道了将要发生的一切，有备而来，拍摄的有近景、远景和特写。能够拍摄整个天安门广场的长焦镜头，被解释说是大会堂上面的监视器，但是监视器是固定的，而自焚画面中镜头是紧跟事件发展移动的。麦克风能录下洪亮的口号，摄影师能拍到各种大特写，甚至“抓拍”到小孩喊妈妈的镜头。

台，千百家报纸、期刊，千百家出版社、研究所，没有对比，没有参照，没有监督，它想怎样骗，就怎样骗。

几年后，我和同事各奔东西，再见面时，当年的事已成为笑谈。她告诉我，她已有好多法轮功朋友了。◇



如何脱离险情，他和他的同伴是怎样幸存的呢。

这条新闻是一位广东妇女描述她丈夫工作时发生的险情。她丈夫是森林防火护林员，负责疏通砍伐护林带。事情发生在 2011 年 6 月 2 日上午 10 时许，她丈夫的工作单位组长正带大家用电动锯砍伐护林防火带，突然天地黑暗下来，骤然刮起一阵旋风，飞沙走石中，发生了大树砸断高压电线落地、形成跨步电压触电杀人事件。当时组长一看不好，拔腿便跑，刚跑出几步，便大叫一声扑倒在地，另一组员跟着跑几步，也倒地了。她丈夫看到此情景呆住了，急呼：“师父救我！”刚试着跨出半步，脚还未落地，就觉得脚下有一股逆流随脚上下强烈感应，他收回脚，原地站，却没事，就听到一个亲切的声音说：“不要跑，跳出来！”丈夫定了定神，

按照声音说的，试着独脚跳出来，跳累了，双脚并着跳出来。这下真神了，没事了，得救了！另外两个组员一看，也跟着跳了出来，都得救了！后来叫来救护车，切断了高压电源，可是组长和那个组员，已是浑身乌黑。

文中提到的“师父”，就是法轮功创始人。原来，这位妇女经常把自己知道的一些中共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告诉丈夫，开始丈夫很困惑：政府怎么会带头编造假话、打压好人呢？后来，他耳闻目睹了很多事实，终于明白了，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三退”后他几次碰到危险都化险为夷，他更相信明白真相、“三退”会给人带来平安，他就又把这些讲给同组的人听，他所在的护林队是五人一组，在他的带动下，全组只剩组长和那个组员没退出。

确实，在中共铺天盖地的谎言中，在迫害巨大的压力下，人能保持清醒头脑，辨别善恶是非，选择“真善忍”，那就是一股浩然正气，惊天动地，神佛自然护之。◇